

二次元爱好者搭建游戏资源网站,免费上传境外二次元色情游戏吸引用户注册会员,并组建翻译团队制作汉化补丁进行贩卖——

圈内“大神”的“发财”之路

刑案速写

陈睿佳 华雪松 蒋旭斌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希望大家能以此为戒,警惕、远离二次元中的不良内容……”5月24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某中学开展普法讲座,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向全校师生阐述了二次元色情游戏的危害性,预防青少年因自控力、识别能力不强而误入歧途。

二次元动漫是当下颇为流行的亚文化,互联网上有许多番剧、游戏作品的相关讨论帖和观看、下载资源,然而有不法分子盯上了二次元色情游戏这一小众市场。3月25日,经梁溪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5月24日,检察官走进校园,结合该案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主题的法治宣讲。

量游戏并全部免费提供,也因此成为了圈内颇有号召力的“大神”。

然而,“免费玩”只是张某某为网站引流的一个手段。网站中上传的这类色情游戏通常有大量的文字文本,没有经过翻译汉化的原版游戏对玩家的日语阅读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在玩了一段时间后,习惯了网站下载便利性的用户们向张某某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看不懂剧情,体验大打折扣!”“生肉难啃,求汉化资源!”于是,张某某顺理成章地向会员们推出了收费项目——游戏汉化补丁。

汉化游戏贩卖敛财

张某某考取日语N1等级证书,能看懂无字幕的日语视频,此前也接触过一些日语翻译工作,因此对汉化流程非常熟悉。

“诚招日语N2等级以上翻译,每月汉化一部游戏,工资按字数计费……”张某某在群聊、微博等平台进行广泛招募,逐渐组建了一个有22名翻译的汉化小组,每当找到市场反响好的游戏,他就用专用软件提取出游戏的日文文本,分段发放给组员

进行翻译,最后他将全部翻译整合成汉化补丁嵌入日文版游戏中。为了方便管理,他还自建了一套OA云系统,并在这个系统里向组员收发任务。

上架了汉化版游戏的网站以电商平台模式进行运营,张某某为汉化版游戏专门架构了商城板块进行售卖,交易货币为网站积分。网站积分除了可以通过每日签到、参加活动等方式免费领取,也可以充值购买。为了刺激会员充值消费欲望,张某某对充值兑换网站积分的比例以及购买汉化补丁所需积分不断变化调整,网站会员需经常关注网站微博动态以获得优惠信息。

经过如此一番运作,张某某迅速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他们不仅积极购买汉化补丁,还会因为各种优惠活动而进行预充值,张某某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其组建的汉化组也借此平台接触到了境外正规手游公司,该公司有意与汉化组达成正式的商业翻译合作。张某某深知自己的网站就开在法律红线上,因此也意图借此机会逐渐关停网站,就此“金盆洗手”。然而,在一次净网专项行动中,其网站被公安机关查获,张某某被抓获到案。2023年4月27日,公安机关以涉嫌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将其移送至梁溪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条条缕缕析定罪

二次元色情游戏是否属于刑法中的淫秽物品?这是办案检察官审查案件时首先思考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二次元色情游戏相关判例较少,对其是否属于淫秽物品、所属淫秽物品类别尚未有定论。对此,检察官全面审查该网站发布、售卖的117部色情游戏后,认为此类色情游戏虽形式上属于应用程序,但内容上包含动态画面、配音、字幕等,实质上与传统电影、动画等相似,应从实质意义上将其认定为视频文件,这同样也符合大众对视频的认知和定义。最终经鉴定,该网站发布、售卖的117部色情游戏中有76部属于淫秽物品。

针对张某某雇用翻译人员对色情游戏进行汉化加工的行为,检察官认为其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行为,而张某某对网站中的色情游戏虽以网站积分形式进行贩卖,但这些游戏均明码标价,且积分可通过充值钱款方式进行购买,其行为了应属于贩卖淫秽物品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将张某某的行为认定为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经核实,该网站注册会员共计6507人,充值钱款158万余元。因该网站售卖的色情游戏可以通过充值钱款和免费积分兑换两种方式获得,为准确认定张某某违法所得数额,检察官进行自行补充侦查,通过数据摸排,最终确认该网站后台并未对积分购买和充值购买进行区分,无法直接通过销售额确定其违法所得。而该网站所上传的游戏并非全部为淫秽物品,也并非全部收费,且许多会员注册后并未进行消费。因此,无论是将违法所得数额还是将会员注册数作为量刑标准都存在较大误差。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可用于定罪量刑。经计算,该网站76部色情游戏共被点击2万余次,这为最终准确量刑提供了重要依据。2023年9月27日,梁溪区检察院以张某某涉嫌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直播间的低价“SK-II”原来产自养猪场

徐啸 宿广田

直播行业风起云涌,各电商平台的直播间为了盈利更是以各种低价促销吸引流量,然而,低价的背后往往暗藏“陷阱”。近日,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各并处罚金30万元和20万元。而此前,戴某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9万元,莫某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

直播间大牌化妆品“白菜价”

2023年1月3日,温州市瓯海区的刘先生在某电商平台的“富婆x”直播间以29.9元的低价购买了一瓶“SK-II”面霜,使用后出现了皮肤过敏现象,遂向市场监管局反映。

经查,刘先生下单的直播间销售的均是假冒化妆品。2022年3月,戴某因公司经营不善,决定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假冒化妆品牟利。她雇用王某(另案处理)担任主播,温某(另案处理)负责运营,以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假冒“SK-II”“兰蔻”“科颜氏”“香奈儿”等品牌的化妆品。直播间一天直播6小时至8小时,成交量可达一两百单。据戴某供述,这些假冒的化妆品进价仅为几元至十几元,售价几十元。虽然是“白菜价”,但商品外观、质地乃至气味都与正品相差无几。

当买家问及为何价钱如此低时,主播假称是“正品积压货、清仓货”。店铺的链接也非常隐蔽,没有挂任何大牌化妆品的图片,更没有详情简介,买家只有进入直播间才能下单。

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以及分散退货的订单量,戴某等人陆续开了“一店”“二店”直至“六店”,不到一年里,六家店铺实际销售假冒化妆品2.9万余件,总计销售额达76万余元。

背后供应商浮出水面

戴某直播间里如此低价又足以乱真的假化妆品从何而来?是否还有类似的直播商家没有被发现?

为了全链条打击犯罪,办案检察官与办案民警充分沟通,引导侦查,沿着戴某进货的路径顺藤摸瓜,挖出了供货的李某、刘某等中间商以及高某、池某、崔某(均另案处理)等多个直播售假的商家。

李某是中间商之一,其将购进的货品每件加价0.3元至0.5元后卖给下家,如果附加“海南免税店”标签,每件再加价0.5元。2022年1月至2023年9月,刘某以薄利多销的方式销售假冒化妆品共计225万余元。李某是戴某的直接供货商之一,他从刘某处进货,每件货品加价7%至10%后销售给戴某。随着戴某生意的扩张,李某开始为其提供“一键代发”服务,减少中间的货运环节。

为了依法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深挖制假源头,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通过追踪快递信息,发现了深藏在广西桂林山里的一处制假窝点。

生产车间不忍直视

2022年,莫某为了生产假冒化妆品,伙同何某(在逃)在广西桂林一处极为偏僻的山边找了一个养猪场,搭建了一个简易加工厂房。厂房十分简陋,卫生条件极差,生产所用的设备仅为一台面膜机和一台灌装机。他们将化学原料用增稠剂混合搅拌做成透明液体,再灌装入面膜,套上外包装,一个粗制滥造的产品摇身一变就成了“SK-II”等国际大牌,而他们在制作时未采取任何卫生防护措施。

2023年4月12日,公安机关在该制假窝点当场扣押假冒“SK-II”等品牌包装盒28箱,内包装袋69箱共计5.52万个,半成品3000余件,原材料粉末数桶及制假设备两台。

2023年4月至9月,案件被移送至瓯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瓯海区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刘某、李某、戴某等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予以进购并销售,销售数额达50万元以上,其行为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莫某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



扫码看视频



涉案人员的制假窝点。

四年侵占20万元,这个“蛋糕”分不得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韩冰

在蛋糕店做了4年店长,通过截留蛋糕款、盗刷储值卡等多种手段侵占了店里20万余元蛋糕款。4月15日,经河南省灵宝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2018年2月,杨某到河南某食品公司应聘。杨某有中专学历,又有在蛋糕店工作的经验,他顺利入职到该公司荆山路分店做储备店长,并很快升为分店店长。

为了规范管理,公司在各分店收银台上都设置了收款码,禁止店员用自己的手机微信、支付宝私自收取顾客到店消费的蛋糕款,还规定店员要在当天或者次日将当日收取的顾客转账或者用现金支付的蛋糕款全额上交给公司,不得截留。

最初,杨某严格遵守公司规定,及时上交蛋糕款,但发现偶尔几次截留一部分蛋糕款后,公司财务并没有察觉。渐渐地,杨某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利用自己是分店店长的职务便利,把顾客向他转账支付的蛋糕款,同事向他转交的蛋糕款、送蛋糕师傅代收的蛋糕款,甚至连公司

老板向他转交的客户预付款等,都拖延不交,截留侵占。

为了应对公司盘点查账,杨某利用蛋糕报损、套票抵账、谎报客户挂账等多种手段进行掩饰。后来杨某又利用公司团购卡打折、套票优惠、会员卡有折扣等赚取差价,骗公司“羊毛”。

2022年11月13日,公司通过门店视频监控发现杨某掏出手机出示二维码收取顾客支付的蛋糕款,遂对他经手的账目进行核查,并找他谈话。杨某对自己的侵占行为矢口否认,将账目缺口解释为客户挂账未还,但拒不提供客户的联系方式,让公司无法联系客户核实。在与杨某多次交涉、杨某拒不归还的情况下,公司于2022年12月9日将杨某辞退,并于2023年3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

杨某为了掩盖罪行,安排妻子在2023年3月13日早上冒充客户将他私藏在家中的部分蛋糕卡交回公司,自己则前往无錫打工。

公安机关立案后对杨某进行上网追逃。2023年3月31日,杨某被抓获归案。公安机关从杨某家中搜出其假冒客户名义领取的蛋糕卡100余张,部分蛋糕卡已经被刷空。经过调查,杨某在4年内侵占公司蛋糕款20万余元。

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抖音账号被盗了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王海琼 鲁明霞

近日,经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孙某等13人缓刑、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2023年7月4日,科尔沁左翼中旗架玛吐镇前架玛吐嘎查(村)村民接到村委会的通知,让他们拿上手机到村委会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接到通知后,村民纷纷赶到村委会,某科技公司的员工使用村民的手机为村民办理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业务。送上门的服务让村民们赞叹不已,但办理完成后,部分村民却发现自己的抖音、陌陌等账号被盗。

2023年7月7日,公安机关陆续接到村民报案,并于7月26日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以王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某科技公司员工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

2021年,王某在通辽市开展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工作。2023年2月,王某通过“U客”平台与微信昵称为“萨摩耶”和“梅长风”的人相识,后被拉入名为“JD”和“QQ”的两个微信群。王某通过与群客服

交谈得知,发送手机号码和该手机接收到的验证码到这两个群里即可获利。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王某注册成立某科技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聘用孙某为该公司团队经理。王某负责联系各旗县医保局,免费承接推广医保电子凭证业务,孙某负责招聘公司员工并带队推广。

自2023年3月以来,孙某先后招聘常某、赵某、高某等12人进入公司。王某、孙某对常某等人进行了培训,并明确告知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没有收入,要将手机号码和该手机接收到的验证码发到固定微信群才有收入,同时提醒,发送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的事不能让村民知道,发送完成后要把验证码短信及时删除。王某、孙某和“JD”“QQ”微信群的客服商定每组信息价格为10元左右,他们给员工按每组1.5元、3元的价格结算。

2023年3月至7月,王某指使孙某带领常某等人分别前往当地架玛吐镇、门达镇、宝龙山镇等地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同时将村民的手机号码及接收到的验证码进行售卖,共计获利49万余元。9月28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4年2月29日,科尔沁左翼中旗检察院对该案依法提起公诉。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



www.spp.gov.cn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正义传媒
JUSTICE MEDIA

人民检察
人民检察杂志社

方圆
方圆杂志社

法治新闻传播